

壮哉！ 大遗址

良渚遗址、殷墟、三星堆遗址、圆明园遗址……这些地域、年代各异的遗址有什么共同点？

它们，都属于“大遗址”——规模大、价值大、影响大，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

大有大的谋划。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全面总结近年来大遗址工作进展成效，研究部署新时代加强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任务举措。

从岁月中走来，如繁星般散落，广袤土地上的大遗址，有望以更加清晰的面目续传文明薪火，融入烟火日常。

A 大的样子

金秋时节，位于郑州东北的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芦苇飘飘、鹿鸣呦呦。7000多年前，仰韶先人在这片土地上，是否也曾见过这般风景？

进入总面积近2400亩的遗址公园，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沉于地面之下，吸引着人们下坡入馆，寻溯那地平线上的文明曙光。

“这是国内首个全景式展示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以矩形建筑体的屋顶与地面齐平的独特形态，让建筑如破土而出的考古现场般自然生长，将观赏视野最大限度归还天地景观。”讲解员王晓娅介绍道。

馆内，1500余件（套）文物展现仰韶文化全貌及大河村遗址的丰富内涵；馆外，遗址保护核心区展示着仰韶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迹。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迹叠加，逐渐在观众心里勾勒出活生生的仰韶文化。

从一个遗址到一种延续约2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大河村遗址以其大型的规模、完整的保护、精彩的展示阐释，生动回答了“大遗址大在哪”的问题，彰显了大遗址的重要价值。

从内涵上说，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

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若将视线聚焦，大遗址其实离我们很近。人们熟知的周口店遗址、元上都遗址、西夏陵、长城等，都属于大遗址。

目前，我国大遗址总数达150个；依托重要的大遗址及其环境，建成65家如大河村这样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引领着大遗址保护利用实践。

“十四五”时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出土了94514件文物、考古科研成果累计1436项、陈列展览数量达2011项。通过将大遗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我国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等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上取得新突破。

走进大遗址，就像读一本常新的书。在上山遗址惊叹万年前的稻作文明，在金沙遗址见证“太阳神鸟”的光芒，在阿房宫遗址感悟王朝兴替的启示……只要愿意读，开卷定有益。

B 大的回响

古都洛阳，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留下层层文化记忆。

“洛河沿岸、东西不足5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偃师商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邙山陵墓群等大遗址，密度之高、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内涵之丰富，世所罕见。”洛阳市文物局局长赵晓军说。

如何将这么多大遗址保护好、利用好？早在上世纪50年代，洛阳“避开老城建新城”，率先实施“先考古发掘后动土施工”。如今，针对每个大遗址，当地均出台专门的保护条例或政府规章。随着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故城、二里头建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已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地标，融入城市发展、市民生活。

从洛阳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实践，可以管窥我国大遗址事业的长足发展。当我们走进全国各个大遗址，它们不仅被保护起来，更“用起来”“活起来”。

在宁夏，《西夏陵保护规划（2019—2035）》《西夏陵保护管理规划（2023—2035）》等专项规划全面落地，为维护遗产真实完整、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制度与管理保障。

在四川，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宝墩遗址水稻田还原古蜀农耕文明；蜀道考古调查形成目前最为准确的“蜀道数据”。

在浙江，良渚遗址区实施良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程，推动遗址区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持续增收，2025年遗址区内14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实现同比增长19%。

当西夏陵、景德镇御窑厂窑址成为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当北京琉璃河遗址举行的“中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为国际青年了解中华文明提供平台，当依托大遗址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展示馆为城市增添新名片……大遗址日益成为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载体，成为展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就的标志性品牌。

拉近历史与公众的距离，是大遗址更重要的使命。

据统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096.89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9774.07万人次，5年累计接待游客3.03亿人次。“考古热”“文博热”背后，大遗址正不断发挥支撑作用。

C 大的壁画

大遗址如此重要，却也面临着复杂的风险与挑战。

比如，考古研究的基础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保护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仍待提高，展示传播的特色化感召力有待增强……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大遗址系统保护利用工程。此次召开的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以更为明确的4个“要”，为大遗址保护利用锚定下一步工作方向——

要以高水平考古为引领。

“十五五”时期，将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统筹推进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区域性、专题性考古项目，完善边疆地区考古研究布局，推动大遗址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平台。

要以可持续保护为根基。

蜀道、秦直道、大运河等跨区域大遗址，将打破行政壁垒，联合保护。科技力量将更好发挥，攻关土遗址、砖石质遗址、潮湿环境遗址等关键保护技术。

要以高品质展示为支撑。

城市中心的大遗址，将以轻量展厅形式嵌入城市、串点成链，位于城郊、乡村的则可探索与乡村振兴、研学教育相结合的综合利用模式；通过优化大遗址文化服务效能，更好实现文物价值、服务人民群众。

要以高效能管理为保障。

有关部门将健全“国家引导、地方为主、社会参与”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建立大遗址集中分布地区协调补偿机制，让大遗址保护利用保障更加坚实。

致广大而尽精微。守护大遗址的“大”，更需要各方面心细如尘的“精”。当越来越多大遗址得到珍视与敬仰，每个大遗址，都将成为一所大学校。 据新华社

来自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

“徒步千年蜀道 对话文明之路”活动一幕。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

鸟瞰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